



東臯雜抄自序

槐花黃後故我依然日坐小窻下覺茶香簾影致有
一段幽寂趣讀書偶得隨事紀錄并及耳目所見聞
者久而成帙因取古人臨東臯以舒嘯意名曰東臯
雜抄非敢云窮愁著書聊借筆墨舒寫已耳至於脩
一朝之典故擅數語之翦裁則誠有愧昔人云癸酉
冬十一月望後書東亭潮序



東臯雜抄卷一

紅豆詩人著

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文姬先入胡中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贖之云云而晉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蔡邕女也則邕女不獨一琰矣又羊佑即后同產弟以討吳功應封關內侯乞賜舅子蔡襲是襲為中郎之孫伯喈又有後矣書侯博雅者史稱王戎儉嗇而華譚為邠令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見義慷慨固非近日守錢虜比也

俗語云得之易者曰儻來晉書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物卿何所嫌按莊子刻意篇儻來之物寄也俱俗語所本

浯溪某者貲雄一邑癸酉七旬初度先是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媳有娠應汝受生甚惡之因不復作賀至七月而病病中其媳候之輒不欲見云畏其眼九月中媳產一女病中聞之云可無慮矣擬復集賓朋補祝其子請命女名某名之曰觀音保定名而嬰兒哭其氣絕矣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蓋氣候使然也見宋牧仲筠廊偶筆

朱紅揚州人某科進士為廣西河池州因事伏法有舊僕湯某者一日行過其墓見朱如平生湯駭懼朱語云汝勿怖我知汝可信故託汝我有一妾一子近已流落汝可傳語若能守則某壁中尚有質票二貨之可得數十金足以南還不然可令速嫁汝即以此物挈吾子回揚若負心當殛汝言訖不見其人驚怖欲死如言索之果得二票因送其子南歸妾亦不嫁朱曾與從父乾庵同寅見湯某親說云

闖賊陷京城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
士人共往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
人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
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
吳蠶吃罷柘陰稀甯邊黃淺鶯兒嫩頷下紅深燕子
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兩人登樓視
之絕無一人惟飛塵盈寸而已見筠廊偶筆

段柯古酉陽雜俎載盜俠數事近有一友云曾於鶯
脰湖遇一乞食老僧兩手各無拇指詢之老僧慨然
云事經數赦不妨為秀才道之某少於河北為劇盜

曾探得一鉅公寄四萬金南還因至山左候之數日
後果有車馬鎗重下店一少年隨之詢之云是標客
蓋慣為人護送者訪其藝曰善彈因與之同發晨起
少年於馬上挾彈先行途次見樹杪一鳥鳴噪少年
引彈向之彈從鳥邊過尚懸分餘鳥飛去余因私計
曰其術尚未云盡善因放馬彎弧方欲發矢而一凡
已至左手一指墮余固善左右射復引弓一丸又至
右手一指墮腰間尚有兩斧方欲舉之又一丸中余
眉間因墮地不能復起少年趨至前笑曰余初次出
行不欲傷汝性命兩斧權作謝可耳下馬取之而去

余數時方醒因此頓悟遂棄家為僧云
五代史家人傳不載周太祖柴后本末偶讀東都事
畧張永德傳載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崩明
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止於逆
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見之
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也
后異其人欲嫁之請於父母父母志曰汝帝左右人
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
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
成婚於逆旅所謂郭雀兒即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

使事漢高祖卒為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寢
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
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此事可補歐公書

封宣聖之後歷代名號不同在漢魏曰襲尊宗聖在
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
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曰文宣王
又以其後為文宣公至宋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四十
七世孫宗愿為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是以
祖謚而加後嗣乃改為衍聖公世襲
王翊字介人嘉興人明末布衣工詩朱竹垞曾採入

明詩綜其全稿聞為一俗子買去欲假為已有近從
友人處見其殘藁數首五言如搖落當秋甚蹉跎奈
老何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遠懷應有淚久客且
無顏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月暝罷垂釣日斜長
掩關七言如人歸野寺殘陽盡家在橫塘落葉多魂
驚去國三十里淚下傷心一二人春雨蕪城寒浪靜
夕陽京口暮山多絕句如塞上云霜落陰山秋氣寒
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月留與征人夜夜
看金陵雜詠云渺渺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
臨春閣上新聲歇晉井風埋玉樹花水滿秦淮長綠

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
主人俱不減唐人惜不獲見其全稿嗟乎士生斯世
賤貧無聞而埋光鏹采者可勝咤哉

元末顧阿瑛處干戈戎馬之會檀園池亭榭之勝日
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幾忘為滄海橫
流時一時名士如楊廉夫倪雲林柯九思輩數十人
俱聯袂入社迄今想見玉山風流令人神往明季毛
子晉擁厚貲會天下喪亂因搜羅古今書籍自經史
子集外下逮稗官詞曲俱鐫板行世此二君者皆擅
陶朱之術一時行事俱堪千古不然遭逢世變安知

東坡雜抄卷一
不為象齒之焚身耶近日士大夫大抵多守錢虜即
有擅園亭聲伎之樂者又皆僖父面目令人不可嚮
邇安得有風雅如阿瑛好事如子晉者乎

本朝王尚書讀費道士詩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
因有十字須千古何如失此人之歎他如康乃心崔
黃葉皆以標題得顯不減昔人佳話近讀友人朱牧
人詩有句云雁衝落葉歸平楚人背斜陽立小橋使
遇前輩不知可能把臂否

姊妹陳菜可嘗夢至一處見小橋野店一女子當壚
因起勸酒歌一詩曰流水青山似若耶畫橋西畔酒

旗斜人間不信春風貴開遍碧桃樹樹花余戲之曰
莫同盧絳耿玉真否近亦夢登一山見蒼莽十里攢
峯遠樹慘澹落日中旁一人屬余賦詩因高吟曰哀
湍落葉不堪聞雁帶殘陽入亂雲廢塚累累三十六
眼中多少可兒墳

南燼遺聞錄載徽欽北狩事脩極慘穢假名阿計替
應是憤南渡忘復讐之計故作此以諷激耳其紀朱
后為幽西骨祿都所辱鄭后至虜城腹臍間亦不免
搜摸高宗太后韋氏與四大王生二子其餘帝姬妃
嬪之辱多不忍寓目其果紀實耶抑偽書耶近讀元

人馮海粟題太宗逼幸小周后圖詩曰江南刺得李
花開也被君王折取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
滿龍堆嗟乎天道好還如此書所載殆亦不可知者
耶

文中子當隋末時講學河汾一時及門皆當代佐命
而隋書無傳獨於其弟無功傳一及之後遂有疑為
子虛烏有者或有以為因侯君集事與長孫無忌忤
故魏徵革不敢為立傳竊意通講學授經儼然上繼
宣聖其書歷歷可攷必非無其人魏徵素稱鯁直上
不避君豈畏貴戚况薛收李靖等皆一時人傑豈有

徇私意而忍沒其師之名者乎蓋諸人既以通上配
仲尼則謂其師之道如日星江河萬世共仰不待書
之載籍而後傳亦且不屑與文學諸人伍勢必別立
世家如史記之於夫子而又無此體故并此不書正
所以極尊崇之意非有他也

東都事畧載東坡與章子厚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坡下潭書壁坡不敢子
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
坡撫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章曰何也坡曰能自判
命者能殺人章大笑又耆舊續聞子厚為商州推官

子瞻為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同過小飲山寺聞
報有虎二人酒狂因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
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而前取銅鑼於石上憂
響虎遂驚竄謂蘇曰子定不如我觀此二事則其平
日自具一種剛辣手段正與王處仲視王愷殺勸酒
美人光景同

童貫自謂韓琦遺腹梁師成亦自謂蘇軾出子雖二
豎之奸陰險狠賊尚知以二公為蔭藉何當日紛紛
攻訐者乃出之士大夫耶

吳祭酒梅村一日同諸名士讌集華亭張南垣連善

壘石人因呼之曰張石匠時演爛柯山傳奇梨園避
其號易傳奇中石匠為李木匠梅村以扇微拍案戲
張曰有竅有竅張微哂而已既而曲中有再休題起
姓朱人張向梅村曰沒竅沒竅吳默然有愧色

金人破汴議立張邦昌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中
有云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
世宗復定三閩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
後能復讐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云張
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
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

東坡志林卷一
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讐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
民四方英雄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矣
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
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讀之使
人氣壯使當此時犯虜怒而死不且與張叔夜李若
水輩共傳不朽哉檜何不幸天假之年耶抑亦宋之
氣運當留若人耳

嘗讀荆川先生禪編愛其所採六經奧論持論精博
多所發明朱太史竹垞則以為非漁仲所作稱其議
論與通志略不固合蓋漁仲上書曰十年為經旨之

學以其所得者作書攷作書辨論作詩傳作詩辨妄
作春秋考作諸經叙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為天文
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
注作詩名物志而不及輿論故耳今觀其周禮卷中
天文總辨取丹元子步天歌并云鄭夾漈先生嘗得
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句
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胸中矣全用
通志略天文序中語則非漁仲作明甚近從友人處
假得足本所謂黎溫序已缺應非危邦輔所藏者因
手錄一過於卷首仍其舊書鄭樵漁仲蘆簾竹几松

火茶爐日課五頁閱二十日而卒事歲寒風味亦頗不惡耳

契丹在五代時大為中國患至宋真宗之世自澶淵之役南北講好至淳化二年女直以契丹格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當時君臣誠有見哉至天祚荒淫女真寇暴奸人起釁逆監貪功不思存遼障金乃結狼虎之歡棄祖宗之好樊離既撤唇齒俱亡善乎韓昉之言真洞見形勢不得謂虜無人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二十七卷詳載兩國誓書及南北聘賀禮物蓋隱然有痛於此耳至其行文詳瞻筆法謹嚴亦頗不

減五代史且又貶契丹國而稱志其尊崇本朝之意以視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直書差康王出質於獻俘詳列北遷宗族妃主等其順逆為何如哉讀者弗以非正史而忽之

雪亭姓白氏無定名家本世族年三十孤貧不娶工詩善星緯術數每自詡其術人亦未之信也屢應童子試不利末後有邑令某者竒其文首薦之而雪亭文輒不完稿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其狂譎多類此方試時改名曰杏人或問之曰二月街頭買杏花吾亦取其及時耳此可想其風致矣卒不售其冬即病死

聞其未死前有所遇王孫不識長卿又無好事如臨
邛令者因鬱鬱以情死噫亦不幸矣余少與雪亭交
奇書好句朝夕商榷小齋有竹石花木猶記暑月露
坐抵掌劇談古今事於時竹影橫窓石鼎作松濤聲
相謂此境不可多得俄兩余寄跡海濱雪亭曾有一
札寄余自叙近况多磊落可喜事嗚呼孰知其竟為
絕筆耶聞其歿後降神自言為泰山府君書記豈君
之才不伸於世而乃見賞於冥冥中耶青燈竹屋顧
影淒然每憶良友如聞警效惜其文筆身後又遭李
長吉之厄但記其二語云殘蟬古柳蕭疎影一派寒

波帶夕陽天生好語余固特識其人雖然余書又何
足以不朽

池北偶談記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
人力亦無恒所有折者輒得疾施愚山先生詩云空
山石纍纍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余
家亦有黃牡丹不常開開即有喪自植後一開而世
父大業公卒再開而先子棄世其花作秋葵色紫檀
心樓高於常花嬌艷可愛大抵奇草木不為瑞即為
妖二花與洛中之金帶圍柳何相反耶
華亭宗伯思白公臨終時忽索鏡自叱作美人相聞

之先人云

武進劉雲山醫士也生時信鬼神募修司徒廟遂自為像於神側沒後人有病者輒祀而請之有神效至今香火特甚稱曰劉先生曾有鄰人患熱症甚亟請之夜見一叟至為洗其舌頓覺心地清涼明旦霍然他多類此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投一匕而愈曰我常州劉雲山也贈之金不受但云他日尋我於毘陵司徒廟巷某至常則知其沒已數十年矣因設祭而去此事王尚書曾採入池北偶談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麋

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恚能成誦嘗見中孚賦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畧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此語可悟詩家三昧然此意亦須心會所謂詩有別材者殆謂是耶淄川袁孝廉松籬名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尚困公車闈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卧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熱一逕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鬢髮憑誰青眼訖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袁竟下第先祖以是科成進士曾

言其詩可為泣下近日江南一顧姓者於闈中亦吟
一篇云八千舉子盡元魁我也隨班挨進來斷續文
章逐氣接糊塗題目團團猜號房瓦少常防漏蠟燭
油枯漸作灰舍弟三官真造化宗師竟不取遺才雖
滑稽語然亦是真境也

德清蔡狀元崑暘庚戌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
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
遂以第一人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頭寄邵云去冬風
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
須向榜頭看風塵中識天子宰相固是難事此輩但

須令其自愧可耳又蔡既捷後恐自以鼎甲奪秀因
請乩仙卜其門祚乩大書壬戌之秋四字至壬戌而
從姪升元復為第一人是年秋殿試

諭廩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諭廩相曹鳳註云屬右
扶風今沂陽縣也側理紙名可以屬對
銀杏名鴨脚一云葵亦名鴨脚不解所出近讀鮑昭
園葵賦云白莖紫蒂豚甲鴨掌亦取其葉之形似意
當本此

朱淑真璿璣圖記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
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為安南

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
善歌舞若蘭若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
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
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為迴文五彩相宣瑩
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
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閨中具輿從迎若
蘭於漢南恩好踰初云云大畧本唐則天序按晉書
列女傳言滔為苻秦時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
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二說不同豈晉史反
從畧歟

一樹桃花卧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
少又向東風聽鷓鴣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
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癸酉闈後
從市上買數種舊書內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於夾
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句款曰淞雲詩筆楚楚
應是香奩中物耳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任暄猷杞縣人明末
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
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
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

東華雜抄卷一
吳李芳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甲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燾五河人南渡為副總兵官既而為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見池北偶談曾祖職方公諱異祥順治己丑進士洪文襄承疇門下士也一日南回文襄以四千金囑買吳中聲伎曾祖諾之及出京盡以乞親友之貧乏者回見文襄詢及之曾祖曰門生以道事公不敢以此事累公清德竊援馮驩市義之說已為公散之矣文襄大笑曰此真予之門生也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即吉為起復者誤按唐時百僚罷而復用者亦曰起復

余曾夢一人示以一聯詩曰漢廷有劍誅張禹湘水無書弔屈原未知何指

海寧查氏僕婦暑月露卧一小蜈蚣入其耳急以雞汁薰之不得出時覺耳中作痒久遂無患閱數月忽右臂皮肉間痒不可忍按之則有物蠕蠕欲動數日後遂至手背間因以刀抉之一蜈蚣躍然而出色微白食血已飽從耳入臂踰月而人無所苦大奇

園花祝秀才敬中婦某氏武林人也一日為翁所怒憤甚自以一小刀刺入腹中當時微覺痛楚出血少許其後平復如初家人不知也閱一年背上忽腫起如患毒者醫者以手按之則所患處軟甚復重按之見刀尖少許透皮而出醫者急以線繫之墜物於外因念此婦素羸萬一輕取血隨刃出則事危矣遂用洞賔膏八寶丹敷之乃徐徐用物拈出患處頓愈其刀長三寸四分濶三分蓋此婦刺時幸從穴中入故得不死乃經一年而反從背出此理之不可解者信乎死生之有命也

彭少宰羨門少以長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詞皆一時香艷之作至暮年每自出價構之百錢一本隨得隨焚蓋自悔其少作也余謂朱太史曝書亭集其有功經史不少而風懷二百韻未免褻狎太過兼實有其事亦儘可刪也

園花一郭姓者忘其名作詩送一友入京其人短小殊甚詩云三尺驢兒三尺身一鞭遙指帝城行到京恰值端陽節何處飛來大健人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侍魯公終身

錫山杜太史雲川詔江南名宿也在木天時某尚書

家一青衣甚艷集諸名士賦詩約入格者相贈太史
賦簾波詩有銀蒜瓊鈎之句尚書大賞竟如約或贈
杜一絕曰銀蒜瓊鈎句欲飛詩成親擁麗人歸紫雲
見惠徒虛語笑殺君家舊紫微亦佳作也惜不得其
名
近日談詩者紛紛市井庸奴畧知識字便握管操觚
自命主特風雅且有借選詩以射利者江西一某姓
者徵詩吳下其所選已刻大半皆當代名公鉅卿及
奔走聲勢者此人曾登弄珠樓賦一聯高自稱許後
聞人誦之不覺捧腹云南湖水接東湖水查浦山連

也
澈浦山三十里海面欲一朝填沒須得巨靈移山手

東學雜抄卷二

紅豆詩人著

天下山水奇絕處每多異人有某姓者曾與數友同遊黃山別有一徑草木陰翳絕無人跡諸人皆以日暮憚往某獨褰衣直上遂窮幽歷險至山頂石室有一老人獨坐室中見某至呼其石詢以家事且言曾與某曾祖交好不知其子孫近已若是至夜留宿石室中與一鹿皮令寢其上且謂之曰饑時可於皮下覓食某至中宵果於皮下得桃棗數枚食飽即盡天明徧覽室中見石牀後有二劍挿地用力拔之不能

起老者笑曰此非子所能辦也渴甚老人令就室後小池飲池僅數尺一石板蓋其上水清冽作酒香中復有果數枚自此饑渴即造池飲水食果隨盡隨有竟不知其何自來也留數日忽有一物類猿猴入室向老者作拜跪狀老者揮令先往因謂某曰此處本一白猿所居後為異物侵占猿與爭不勝因邀予至此驅之猿遂移入後洞讓予居此向者所見乃此猿邀飲耳子可同往因携之歷數嶺遙望林木葱鬱中有白光閃鑠迨近乃猿也向老者跳躍叙語老者為言某乃吾故人孫也近來謁吾故與同造耳猿出酒

果與飲暮復同返老者謂某曰家人索子已久子可歸矣某堅請留老者曰子有老母在非其時也贈一木杖拔床後劍教之對舞曰會此可以延壽此後當於某年復會其人乃覓徑而歸至家已失之數月矣至某年大病夢老人授以丹而愈勉齋舅氏曾遇之燕京時已九十餘步履如少壯往返數十里不用車馬近以薦舉入仕矣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蠻夷猾夏取此義其說甚新

草木子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玳瑁也鴛

鴛也鴛鴦古今多取其雌雄相守此理殊異不覺失笑

石門曹氏明司李諱廣之後其首房饒於財而儉嗇每夜門戶必手自扃鐃一夕火起戶闔不得出全家十七口俱焚死惟少子外宿得免先是有衲僧坐其門化草鞋錢十八雙云可以解難主人堅拒不許厨下一媪獨施錢數文後火起惟此媪踰牆得免焚死者適如其數

宋夏英公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索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

成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着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近日世族子居喪有更甚于此者殆所謂喪心病狂者歟

昔聞數士子於試前請乩仙至乃黃山谷也諸人以功名事欲得呂純陽問之相與更請未幾而稱呂至先書云諸君各飲墨汁一杯飲既大書云平時不讀書急來飲墨汁那有呂純陽依然黃魯直豈魯直滑稽果如是耶未知信否

鮮卑謂被為禿髮禿髮烏孤之先有名壽闐者產於被中因而氏焉見晉書

吳虎臣漫錄引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
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
罔極之痛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言
諒闇也余按晉書山濤遭母憂武帝詔有曰山太常
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是晉時固通稱豈虎臣偶忘之
耶

義興一獵者暑月乘曉入山見一巨蛇畏熱卧巖上
首垂而下口張若箕因以烏銃中其喉此蛇負痛疾
捲聲若風雨巖上之竹俱偃焚之臭經月餘居民染
其氣者多首痛頭裂

余鄉一巨宅多凶人不敢居夏月有乘涼其中者會
日暮見庭隅小穴中儀仗導從紛紛而出人馬俱長
數寸末後一乘輿者冠帶多髯儀形儼然緣堦而上
呵殿聲啾啾可聽其人狂叫倏忽不見竟不知何怪
也

明季白司寇昂掌部時一總戎失律餽金請救尚書
受之而偶遲其事竟棄市後夫人生一子尚書親見
總戎入而產及長狂而駭聞碎碗聲愛之踰絲竹即
日市窰器擲之以為樂又市飛金數百金從塔上因
風颺之日光熒鑠照耀原野誇為奇觀一門客以未

棉花種佳盆誑之云此西洋牡丹也價數百金如數
償之數年家貲蕩盡窮餓而死余舊居即其宅也至
今人多有談其駭事者

昔人紀大姦事固異矣余所見有更異者族祖家一
鰥奴素凶悍一日置肉炭簍中令母犬往食因從後
姦之始覺極熱既而陽道不能出痛不可忍遂極力
掣之皮肉盡脫叫號數日而斃此皆天壤間奇事

隋裴虔通親弑煬帝入唐不誅為辰州刺史至太宗
貞觀二年始以前罪僅削爵流驩州此亦漏網也
唐高祖赦王世充而誅竇建德與宋太宗鳩李煜而

全劉鋹同一失刑也世充劇賊百戰之餘窮蹙始降
且弑君竊國終不明正典刑雖死於私讐反為之加
罪其人建德起山東與唐未嘗為惡徒以救世充而
敗耳至其破化及為煬帝發喪事蕭后以臣禮非常
日諸賊可比反不能宥一死南唐自周世宗時入附
至宋未嘗失事大之禮且後主文懦非劉鋹殘暴比
顧乃不免何耶然嘗論之建德雄武類李密而濶達
過之雖智畧不若秦王亦一時之傑使其不死其才
終不容於世至李後主恂恂如才士乃以詞語取禍
哀哉

嘗謂唐高祖不及睿宗知秦王之功而不能早定儲位惑於嬖侍之言終致巢隱之禍以視睿宗舍長而立功其明暗為何如耶
自古英雄未有不好色者漢高之戚姬項羽之美人虞兮光武之陰麗華蜀先主有懷羸之累魏武與文帝爭甄后唐太宗之武氏并巢刺王妃自此而下其沉溺不悔者更無論矣獨明太祖自馬后薨中宮虛位者數十年嬪御亦寥寥汪廣洋以廢令女作妾遂震怒賜死其不邇聲色真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古今事有相類者苟勗識牛鐸而樂得諧唐李嗣真

為太常丞鑄黃鐘不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宅地中若有應之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海鹽鄉民家羊產一羔一首二身自頸以下相連八足兩尾民懼即殺之遠近趨視此近羊禍甲戌二月事也又聞數年前民家產一鴨有四足
城南拙宜園中允楊公別業也園中位置出夫人徐氏經畫夫人工詩能畫為鹽邑士女之冠園落成時合寧鹽兩邑文人高會詩文第其甲乙他年得賦遂初擬於此偕老焉亡何夫人亡中允亦去官懸組之

後留寓於茲殆將十稔賓朋滿座詩酒流連擁名伎
王月君校讐文史論者謂不減虞山宗伯園中黃白
牡丹二本為公門下士河南某君所貽花時爛漫遊
人雜沓余以髫時曾一過焉康熙戊戌中允奉詔修
城密雲月君亦返棹姑蘇荏苒歲月三十餘年園已
易主雖曲沼猶存而高臺漸圯今春訪客城南因縱
步一遊桑麻彌望無復曩時之盛矣亭畔桃花一株
嫣然欲笑喟焉感懷爰成二律其二云畫舫容與傍
碧潭層樓縹緲接晴嵐東山高會賓朋盡西洛名花
國色酣學士文章留塞北美人雲雨隔江南桃花依

舊臨風笑倒影池中映蔚藍此余中表陳子萊可作
也俯仰盛衰不勝感慨令人有江淹恨人李嶠才子
之歎

烟草本夷種嗜之者始於明季近日士大夫習以為
常大廷衆座中以此為待客之具至閨閣亦然粵中
一士遊某公門自詡其技曰善嗜烟因請試之先淨
掃一室集諸公於中四圍窗戶俱緘封完密用好建
烟二觔食之至盡烟氣不吐食畢然後隨口噴之成
雲鶴仙神龍鳳等像不知何術也烟草一名淡巴菘
長洲韓宗伯有長歌

鹽邑朱謨烈號翰沙工詩能文久困場屋每元旦以
黃紙作表願減壽以易名自於竈前及城隍廟焚之
至庚子秋闈報捷不月餘即死似有神促之者其五
言如亂鴉分古木落日蒲荒洲曠野雲容白寒天木
葉紅梅花和客冷春草倚愁生西風吹古渡秋水吊
枯荷空城延暝色征雁下平蕪牧笛一聲晚江村兩
岸秋遠浦孤烟直荒亭落照橫七言如風穿堤柳鳴
蟬咽雨打池荷宿鷺醒風押楊花將夢去鶯依夏木
抱愁居俱不失唐音惜乎半生不過一第即死哀哉
天下奇技有不可解者一人能口畫先以五色紙嚼

碎或壁或門上離五六尺隨口吐之頃臾即成臺閣
鳥獸花木之象工巧勝於綵繡真奇術也

歐陽文忠有姪姓盧名媚兒姿貌端麗口中作芙蓉
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茄子一名落蘇始於吳越時錢武肅王諱石榴為金
櫻茄子為落蘇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
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
余邑周雅楫清源以康熙己未召試入翰林一日入
值聖祖忽問以增廣生員四字周不能對上哂

之曰四書尚不讀全何云博學後檢之乃在子適衛
章園外註唐太宗置增廣生員云云

蘭陵米賈王姓字君甫者因商流落不偶至乞食岳
陽樓下一日遇道士哀之招與同飲因取菜汁畫一
螳螂於扇令持之索錢比出店則蠕蠕欲動儼然生
物也因得資之以歸後數年友人處請乩仙君甫亦
在坐乩忽大書一絕云十年不見王君甫今日相逢
鬢已霜可記岳陽樓下事曾將菜汁畫螳螂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
骨豈如春色嗾人狂華亭宗伯題小幀山水絕句也比

余曾觀之畫筆明淨可愛不類常所見筆意真佳作
也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為末至七月七日和烏雞血
塗面白潤如玉按花蒂曰跗花足也花當花根也
廣西桂林府滿山皆梅開花時作梅瘴易染人

余先子幼聰穎絕倫年十一通五經左國諸書七歲
時先大父教以偶語曰白面書生即應聲云黑頭宰
相大父竒之曰此兒定不凡也弱冠即嚴肅恭慎凜
然有不可犯之色及長刻苦力學詩不嘗作而所吟
多佳句如金陵鐘樓望月千里暮雲歸岫遠一天秋

色入簾清春日遊陶然亭云煙籠春水紅橋北翠滴
晴巒御苑西清俊不減唐人丁巳元日云文章海內
誰相許名字人間竟不知聲情悲壯磊軒師所云真
堪擊碎吐壺者也數竒得 失益憤激下帷鬱鬱
發病而歿病中猶手一編不少置疾亟摩余項嘆曰
吾所以至死不廢卷者亦望以功名不墮家聲耳今
已矣未識兒能成吾志否今集不肖復漂泊無成每
憶斯語輒泣然淚落不知何時得慰吾父於冥冥也
偶讀曝書亭集紀譚石舟遇盜不殺事以盜父為譚
君祖科試二等士因嘆師弟之誼雖盜賊猶知感恩

余祖每充同考試官所取士無一不終始成之厥後
負心者比比其不忘師誼者惟北直王槐三植一人
而已壬戌歲余叔父過江西逆旅主人之父備詢所
自因為道姓名家世此老忽驚拜泣下乃余祖提學
江西時所取士也遂極款洽明日復遍召里中同志
數人皆昔時所拔士俱相與殷勤道故臨別餽贐有
加夫一青衿耳獨感恩若此以視彼之紆音^音拖紫而
遽忘其所自來者其賢不肖為何如耶
歲華紀麗胡震亨孝轅作於陵子姚叔祥士彝作與
天祿閣外史俱萬歷間偽書也二君皆鹽邑人

李夢陽孿生子也其一先齷次即空同也
余里人有營葬者穴已定夜夢一偉丈夫謂之曰余
雷橫也君所卜地正是吾墓乞少避之其人不之許
迨穿穴觸骸一具脛骨長大倍常徙之他所卒亦無
他按龔聖予水滸傳有插翅虎雷橫名字是蓋烏有
子虛耳豈果有其人耶抑姓氏偶相同耶何以能見
異於夢而終不能為他禍也

崑山徐相國之後有白玉酒觥旁一猩猩據觥而飲
其色又純黑唇眼獨朱真異寶也

毘陵鄉先輩有薛耳薛眉兄弟者俱順治中進士也

詼諧輕薄人畏其鋒諱耳者尤甚耳字子遠莊靜庵
公朝生余祖母莊太宜人父也與兄澹庵公同生俱
以太史居家一日讌客云偶得一語未有屬對曰雲
渡地楊狀呂狀無一善狀楊謂崇禎癸未狀元廷鑑
呂謂順治丁亥狀元宮也二公皆居渡口薛笑曰某
已得一對但請主人無怒衆許之曰楊柳巷問生朝
生有兩畜生其舅氏以初度讌客里人徐荆山莊珩
山者與席薛一見大駭曰今日壽誕二公何為遽集
於此蓋常俗喪事有紙劄名銀山金山故耳一富室
起第初就邀薛過之見其地磚新鋪甚平潔稱賞不

已曰此之謂一平如洗有娶婦者薛見其奩具之
盛指一桌曰是可謂新臺之好有鉅公居鄉頗乏清
議歿後其子請入鄉賢祠集衆公議子遠後至作忽
遽狀曰今日有一事忙甚衆共詢之曰無他西門外
徐大娘欲入海烈婦廟耳徐者名妓也衆為一闕而
散其他滑稽俚鄙者甚多聞其沒時嚙舌寸寸而死
至今子孫多欠缺者甚哉口舌之報也

少時赴一親故家燕會座中有舉七不堪為問者一
孝廉曰是出杜詩又一客曰白樂天詩非杜詩也兩
人堅爭不已余徐告以文選嵇康書中語孝廉頽面

搖首曰未必未必

武林章藻功定績癸未庶常工四六為人狂躁喜事
諸生時科場後俚鄙詩文多出其手人畏其筆舌因
寅緣得售有陳永興者買油為業擁巨貲歿後入鄉
賢祠縉紳往拜必厚贈銀幣章往而無所獲遂憤怒
適海寇投誠人黃明為浙藩章與厚力構此事遣胥
役手銀鐺至祠中鎖木主拽出之後黃敗罪款亦及
此事章反坐黃他事革職居家益憤憤時查某為少
宗伯章作書與之首托其子舉人磨勘事後力陳此
事謂事關學校欲其從公論攻擊查因事伏法籍沒

時此書遂達 御覽 世宗惡其輕狡并摘磨勘事
為科場大弊特逮下詔獄杖四十架死其子褫革流
廣西

後漢蔡琰傳曹操問琰先人墳籍欲使十吏就寫文
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援乞給紙筆真草惟命
按琰先適衛仲道後為胡騎所獲生二子重嫁董祀
今乃云云無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操
為漢賊外假大義文姬行事正是相類無怪乎其見
許也

陳改之常云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二語使人有遺
世獨立意讀送君者皆自厓而返若自此遠矣便覺
飄飄然有天際真人想此語大類晉宋人可入世說
語水葉某以喜子圖索題按爾雅蛸蠨長跖註俗呼
喜子此東山之詩所謂蠨蛸在室是也今所畫乃扁
形斑色八足而長壁上作窠者此物本草一名壁錢
一名壁鏡集解稱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貼墻
壁間北人呼為壁繭諸詠竟以喜子當之殊未合
近日士人攻舉子業一經之外束閣不觀亦有頗負
時譽而空疎特甚者笠亭賦招隱詩用感慨字四明
一友見之譏其粗疎其人固近日名士也事出南華

非僻書耳不與昔人同慨耶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
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山谷此語道盡學人通病
吾輩當以此為座右箴
今人但知青溪為佳麗地按南史劉瓛傳瓛字子珪
沛郡相人為齊世大儒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
溪馬

宋魏泰東軒筆錄載王荆公子粲為太常寺太祝素
有心疾娶同郡寵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粲以貌不
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妻日相關閼荆公

知其子失心念此婦無罪欲以離異之則恐其誤披
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時有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
却死後休妻之謗按史稱元澤未冠著書千百言作
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不類失心者其後病疽死
魏泰所云恐未必然細味其眼兒媚詞所謂海棠未
雨梨花先雪一半春夢休又云相思只在丁香枝上
豈蔻梢頭意元澤或是病痿者不然人即失心亦無
遽嫁其嬪之理荆公雖執拗當不至是
海寧北寺街一夕失火延燒百餘家宋姓一家五口
俱斃其起火者為吳姓諸被焚者交口怨之吳姓之

婦因諉罪於宋氏語未畢忽自批其頰大罵作鬼語
曰汝自失火致我家五口俱成灰燼復以死無對証
以罪名諉我耶決不放汝衆聽之則宋氏之媳也少
頃復作男子音相勸解曰此亦我等之命此婦雖不
賢其夫尚知罪則宋氏子也婦終大哭呼索命衆勸
之不肯去至夜而斃

金沙荆月娟娟氏余叔母也適莊氏早卒工詩如
遣興云暫向蘭陵玩物華數椽茅屋托生涯門前春
水通千里樓外晴煙見萬家好夢猛驚城上鼓旅愁
偏對雨中花朝來底事添吟興竹放清陰護碧紗春

日云東風搖曳艷陽天花自芳菲柳自眠最是日長
無一事蕭然茗椀竹爐邊初秋云白蘋紅蓼滿芳塘
殘暑猶蒸尚未涼最愛晚來清絕處一泓秋水浴鴛
鴦

澄江吳鏡字仲明託名講學築室聖柯山極其壯麗
聚門徒百十人壬申甲戌保舉經學一時數大老連
章薦之高卧不就名益高近為胞弟告發共三十餘
款多有不法事常郡侯宋諱楚望玉陽人深惡之毀
其廬造書院時適有姦僧某擁巨貲亦為宋公所訪
畬田八百畝盡入書院為膏火廢院中告示首舉二

事所謂經明行修之儒乃與淫惡不法之僧並提而論可為浩歎

論可為浩歎
事所謂經明行修之儒乃與淫惡不法之僧並提而論可為浩歎
事所謂經明行修之儒乃與淫惡不法之僧並提而論可為浩歎

東華雜抄卷三

紅豆詩人著

今人於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往往以為詩讖如劉希夷之年年歲歲花常在歲歲年年人不同是矣蘇子美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昔人以為天徵然東坡之事如春了無因不居然鬼境乎又如樂天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為十八歲病中作而樂天壽至七十五讖之說何足信哉鹽邑某姪女已字黃某一日病死忽起坐作京師男子音云前生與此女有讐因戟手唾罵連呼索命忽

又作蘇音男子極力排解且呼其家人至前為言此
女前生為舟子此人是京師鐵匠積銀數十金為舟
人擠水殞命尋之十餘年今日始見但此事尚可商
量因問此女字人未為言結婚黃姓女點首云既是
有夫婦女可訴於本縣城隍再得銀鎰數千此人自
然依允且此女可即送之夫家若留其人必復至其
家一一如言此女即甦至今無恙

桐城方姓者寶一硯質甚粗硯池中有兩足印另有
一石刻裸身小兒立之印中則水淫淫從勢中出如
溺然制度雖俗而甚奇昔江南李後主有一寶硯池

中常浸一石魚水終不涸後為陶學士穀攫去置他
硯中即不效亦此類也物類相感故有不可解者
古器不遇識者湮滅不傳往往而有鹽邑一舊姓哀
落後賣一破厨中得一物似石非石似硯非硯買厨
者以二百文并售之後入高學士士奇家云是漢宮
中簾押也高得時已轉售數買其價千金矣又雷威
琴一張在舊骨董店中為張氏優人所得携入京師
送一部即亦不甚賞也後其人因事下獄以琴餽一
當路因得脫此公大賞以為真雷琴所謂百香是也
并詢所從來此優因大獲寵愛後以軍功入其名得

一武將云

海鹽彭秀才聲山繼配某氏撫前出二女極慈愛長女嫁後已沒一日婦病死忽起作長女音喚其父為言母為瘍司船所拘速送數十萬楮錢可放轉遲則船開不及矣如言焚之閱一夜而婦甦亦言為瘍司所拘後見長女送錢始得釋臨行時為一厨人以熱油滴目中痛不可忍一目果盲矣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充母王逸少師也王子敬五歲已得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甲戌七月汎海中浮一物已斃首如牛鬣如鼈無足有皮四片如漿重六百餘斤或云玳瑁也骨為邑令蔣君所得

江南李後主常於黃羅扇上書一絕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

海鹽徐積晚得奇疾自聽其身中有鐘鼓聲如禪家課誦者初在足指漸後隨時周歷或在背或在首正午則在心他人不覺也後遇一胡僧云能治之以油一盞煎百沸令徐卧梵語移時以油從背上沃之倏

然而過毫無痛楚此病頓絕矣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
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
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
薄君休慙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
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
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宋李南金
詞也有大家女流落可歎者李贈以此詞淒婉風流
居然作者南金號三谿冰雪翁見鶴林玉露
杜詩天棘蔓青絲鶴林玉露以為出佛書終南長老

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用事較切但以已公為
齊已則大誤耳

岳珂程史載王義豐館姪賦以為植意卓絕脫去雕
篆畦町其中有曰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
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
虎惟自剖其骨鯁而故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
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為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
不遭殺夫差不可愚苧蘿之妹適足為我娛胡得而
竊吾之符榮楸可居適足以華吾廬胡足以墮吾之
都通篇立意如此荆公亦有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

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伯嚭不愁宮裏有西
施同一翻案也不知女謁盛則忠臣誅讒諂進勢所
必然斷無兩立此種議論皆書生之見耳
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南來廬陵陳國
村詩也

鶴林玉露謂杜孤雁詩并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似與君子寡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嚙啗競喧
又謂咏鷗末句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以興士當
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
自取賤辱如浦鷗也此種皆宋人說詩習氣後人泥

之必至字字穿鑿矣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周公謹齊東野語記賈秋壑事謂趙師異犬吠乃鄭
斗所造以報撻武生之憤許及之屈膝費士寅之狗
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所造周据祖父所言似出
公論然君子惡居下流一失足便為萬世口舌可不
慎哉

張魏公浚之殺曲端也何異秦長脚之於武穆乎後
人徒以其子講學從而推許之且謂苻離之敗鼻息
如雷謂是心學喪師失地使宋之兵力一蹶不振雖
心學何益哉先是隆興元年浚謀先取山東王大寶

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諸賢交贊之獨史浩不
然屢為孝宗陳親征之患且謂浚曰議論不同不惟
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
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徒慕復讐之名耳
明公四十年名望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不聽決意
出師浩因請罷出知紹興府果大敗齊東野語載之
甚詳孰謂浩小人遂無謀哉浚與武穆論鄙瓊正德
事其褊亦甚矣至其薦秦檜尤失之甚者也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再遷睢陽某后不肯寧死
於汴元遺山詩曰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向誰

憐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見山房隨筆
王阮亭但謂其擬張祐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
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虜者耳豈未見此耶

老學庵筆記記張文潛三子秬秭和皆中進士第秬
秭在陳死於兵和為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
殺文潛遂無後文人薄命哀哉

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田家婦也工詩詞不假師授
然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百計謀之終不可得
以艷語投之者罵絕不答可謂以禮自守勝於張紅
橋姚日華多矣近見其詩詞如孤鴻云碧盡遙天但

暮霞散綺碎翦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個
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鷓鴣相憐暗自
眠鳳凰縱好寧是姻緣淒涼勸你無言越一河半水
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烟
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來間倦飛誤
宿平田殘燈云已暗忘吹欲明誰別向儂無焰如螢
聽土堦寒雨滴破三更獨自奄奄耿耿難斷處也忒
多情香膏盡芳心未冷且伴慶青星星漸微不動還
望你淹煎有個花生勝野塘風亂搖曳漁燈辛苦秋
蛾散後人已病病減何曾相看久朦朧成睡睡去空

驚雖純疵叅半亦頗不俗矣七言古頗學長吉飛卿
惜不能全記

錢牧翁於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
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於金陵獄中和東
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
賢妻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為人口實百計託翁
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刻本壯子實係更定云見柳
南隨筆虞山王東淑應奎著

又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史稍見侵自度不
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

以遺子由而錢牧翁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銀鐙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途無刺刺可憐語余亦賴以自壯馬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過絕紙筆臨風閣誦飲泣而已夫寄弟也而謬曰寄妻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翁原配陳夫人尚在而竟以河東君為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彼乃悍然不顧即此一端牧翁之不惜行檢可知矣

又漢書河間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於詩序一篇既定為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

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何異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為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力辭之先生歿門人私謚為文介即此一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見柳南隨筆

獨見卧履名通中枕名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徐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徐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趙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集也

宋樂字玉才虞山人詩才超逸五七絕尤工其憶金陵云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回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裡猶聽白門烏見柳南隨筆近日刻詩有儼然取入者亦可笑也他如送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送君船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遙色先從望裡來荅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尚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蘇臺柳枝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閭門過去盤門路一

樹垂揚一畫樓年來三十嘔血死長州沈侍郎確士定其願學齋集二卷

明三案紅丸中李可灼為河南太康人迄今其子孫尚秘紅鉛方

明逆案施鳳來當湖人沈客子刻當湖詩乘鳳來孫與客子中表兄弟也持其粗之詩乞付梓沈謝云令祖列名逆案殆不可幾飽老孝然終擯而不選阮亭常云吾輩今日立品正為他日文章地雖於聖賢文行之義微似倒置然亦庶幾自愛矣小學之不講於世久矣士大夫詩文往往有使別字

者近閱柳南隨筆其論五車韻瑞大有裨益因節錄於左支韻靡字亡池反音縻繫也與縻通易中字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敬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嫚靡侈靡妖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上聲入紙韻而此書收入平聲矣疑字在支韻音宜在質韻音逆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叶食字也而此書亦作平聲矣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史記孝文本紀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禧與禧同而此書則與丕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稱

美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朱子註四書於誰毀誰譽章兩譽字為平聲而他處不註而此書則與廣譽光譽名譽嘉譽虛譽並作羊諸切矣齊韻齊字俞題切音臍也整也而禮記火齊必得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齊並去聲即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至趨中采齊者慈他書有竟作采茨也者即楚茨之詩也當入支韻此書則與思齊德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必不齊之類並讀作齊矣支韻斤字舉欣切音中詩斤斤其明朱子音去聲讀如僅爾雅云斤斤察也故毛詩解亦如之與平聲作弁類

及斤兩解迴別此書則與宋斤百金斤郢斤匠石輟斤之類同收矣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音貫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讀平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讀去聲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此書則不分兼收一處矣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史漢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漢書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即中丈人行皆反用此書則與雁行太行

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商字內從八為尸張切音傷入陽韻商字內從十為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尚書緯刻為商古今韻畧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為昏此商字與商字迴別此書則以三商收入陽韻矣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莊子逍遙遊大有運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運庭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此書則與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由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苫枕由是也此書則以由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為由

收入尤韻矣益韻占字職瞻切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霰韻作去聲讀音戰漢書陳遵傳遵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註並音之瞻反又通雅王勳當五王出閣勳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此書則與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

識字之難雖前輩有所不免牧齋尚書誤讀大家家字不音姑而押入六麻如季重才名噪若耶縹囊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也

不識裝潢潢字音怕臘切而讀平聲如籤軸裝潢要簇新是也漁洋司寇誤讀胥字如不獨寒潮泣子胥胥字未聞有讀蘇者不應押入七虞荒臺青草認姑胥胥字則讀蘇又不應押入六魚與蟹胥華胥赫胥儲胥餘胥同作相居切矣又雌敦敦字周禮珠槃玉敦禮記有虞氏之兩敦俱音對而焦山古鼎詩則押入平聲矣他如都元敬讀賈胡藏珠之賈為假而不為古王魯南讀泛駕之馬泛為汎而不為捧至近日讀匪頒之匪為非而不為分采齊為齊而不為茨肆夏為四而不為蓋大行為平聲而不為去聲此類夥

矣

本朝詩人有兩邵青門一為虞山邵陵字湘綸一為
 吾邑邵長蘅字子湘同號青門俱于思並有邵髯之
 目昭文翁司寇叔元致政歸頗極聲伎之樂嘗暮春
 開讌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湘綸賦詩云平泉草木
 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大風吹不散紅墮榆
 上數枝花迨司寇歿湘綸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
 四幅教瓊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
 門西畔白楊風又有秋柳詞亦佳詞云萬樹黃金線
 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

朱門盡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
 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
 幾枝冷烟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
 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
 唱煞無人管長亭路連天遠其集惜未見不若子湘
 之著云

柳南隨筆載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弘光主暨大學
 士馬士英走偽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
 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
 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

東華錄卷之三
甚薄蓋表已之廉潔也其所具東前細書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啟上
貢計開鎏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
進宋製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
花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王鼎
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
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弋奇金扇十柄百
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
象箸十雙右啓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郡人

張澆與豫王記室諸暨曹王佐善因得見王鐸以下
送禮帖子而紀之以歸王佐又語澆云是日錢公捧
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於王前王為色動禮接甚歡
云又記田雄執弢光主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
贊周第令諸舊臣一一上謁諸臣見故主皆伏地流
涕王鐸獨直立戟手数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
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曹王佐親見其事是日獨錢
公伏地痛哭不能起王佐為扶出之
吳祭酒梅村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暲始生時唐
吏部東江孫華已為名諸生年亦及強矣湯餅會儼

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曲羅袖香消土滿頭海昌某以誹謗伏法其女徙邊途中題壁詩也見柳南隨筆然絕無其事是好事者為之耳

順治乙酉五月南京破柳如是力勸錢宗伯死宗伯謝不能柳奮身欲沉池中待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掄館宗伯所親見之後宗伯之寵憚柳氏亦在此

耳近日有題河東傳者云虞山不死河東死地下相逢也斷腸

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達御覽都下艷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為真定梁相國清標具東者為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諫王其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為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掣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

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
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
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
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值送客出門僅從衆中
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
海昌陳相國素菴繼配徐夫人名燦字湘蘋工詞善
畫吳人也崇禎中相國春闈下第南還舟泊吳門遇
雨悶甚覓散步處聞徐氏饒花石因獨諾之先一夕
徐翁夢黑龍碎其金鯽魚缸是日相國至方徘徊花
竹間誤觸一盆墮適碎其缸相國方跼蹐致不安擬

奉償償之而徐翁欣然問姓名因留小酌備極款曲
酒酣自言有二女俱有才色願奉箕帚時相國適喪
偶聞之心動素善子平遂索其二女干支歸舟推之
則皆貴惟長女微帶桃花星因納其次即夫人也抵
家後相國乃翁以其不第娶妾大怒欲立遣之太夫
人聞之曰此女果佳即當告之家廟以婦禮處之不
然遣未晚也及至見其端麗莊重即以新婦呼之後
與相國偕老云相國既仕本朝一日過良鄉邂逅一
妓其貌宛與夫人相似詢之則涕泣自言姓氏并道
亂失身故即徐翁長女也因贖歸携至京師後歸一

滿洲武臣其人後至八座亦為命婦云

素菴相國燕京雜詩十二首作於甲申四月蒼涼悲
壯不減唐人所惜者局外快心之語多故國舊君之
感少耳如幽燕都會歷元明一首六句俱叙帝室山
河之壯而終之以誰使金甌終缺陷赤眉青犢滿都
城是儼然以亡國之主責思陵矣次云未歌玉樹已
亡陳不築阿房亦覆秦已字亦字言思陵雖絕去聲
色焦勞夙夜亦終必亡也是隱然謀國之不減矣故
又云烈皇亦是英明后辛苦興邦及喪邦也他如翻
城虎旅元牙爪揖寇貂璫總腹心南渡有人曾死諍

西征無將不生降忽驚流矢叢丹闕尚有鳴珂導錦
車造膝主臣徒對泣同心兵賊久輸平言任用非人
駕御無術中涓之奸橫戚里之驕奢共成一敗局也
相國在明季以奸臣子永不叙用故於其亡也不無
幸心焉然如詩人忠厚之意何哉舅氏副憲存齋公
曾云公詩千帳美人歌夜月四郊殘鬼哭秋星美人
當喪亂之際對此夜月豈盡歌者此一字即足見公
富貴之念深矣欲以悲字易之是雖親者不諱也
明挺擊案會審御史勞永嘉今石門人也當時鄭國
泰賄以七十萬金遂於中夜翦張差舌使無左驗而

止永嘉受賄時曾云七十萬金連子孫買去矣
崑山徐健菴司寇歸田後重謀起故官事已郊侯詔
命至即行計重陽前數日必到偶以他故稽遲司寇
日挾門客數人登洞庭東山飲酒俟召遂以勞頓停
滯得疾比詔至歿已數日矣先是長洲韓宗伯元少
亦家居司寇以獨起無名因并謀起韓詔書有已經
處分官之徐乾學原非處分官之韓莢語故宗伯詩
有云臣免處分原異數病聞閭閻更殊榮韓以維縣
朱令事罷
康熙己未徵試博學鴻儒其中鉅儒碩學人盡知之

而五十人姓氏亦有湮沒不顯者余特誌之以彰國
家掄才之巨典焉一等彭孫適駿孫海鹽人進士倪燦閩公元人舉人張烈

武承大興人進士汪霽朝采錢唐人進士喬采子靜寶應人進士王頊齡湖廣華亭人進士李因篤子德富寧人布衣

秦松齡留仙無錫人進士周清源雅楫武進人監生陳維崧其年宜興人舉人徐嘉炎勝人秀水人監生

陸業次友平湖人進士馮勗方黃長洲人布衣錢中諧宮聲吳縣人進士汪楫舟次林寧人教諭袁佑杜少東明人

朱彝尊錫鬯秀水人布衣湯斌孔伯睢州人候補參政汪琬若文長洲人候補主事邱象隨李貢宣城人

李來春仲章臨川人候補參議潘耒次耕吳江人布衣沈珩昭子杭州海寧人進士施閏

章尚白寧國軍人候補參議朱漢燮紫采宛平人進士黃與堅庭表太倉人進士李鎰公凱山陽人進士徐鉉

沈筠開平仁和人進士周慶曾燕孫常熟人進士尤侗展成江南蕪州人原任推官范必英秀實吳縣人

崔如岳宗五獲鹿人廩監張鴻烈毅文陽人監生方象瑛渭仁遂安人進士李澄中渭清諸城人

人拔吳元龍長仁華亭人進士龐塏霽谷任邱人舉人毛奇齡大奇蕭山人原監錢金甫越江華亭人進士

吳任臣志伊莆田人廩生陳鴻績人舉人曹宜溥子仁東鄉人官廩生毛升芳允大遂安人拔貢

曹永頌嘉江陰人進士中書黎騫滿雲清江人拔貢高詠阮懷宣城人候選知縣龍燮理侯望江人原監邵遠

平呂廣仁和人候補京堂嚴繩孫孫友無錫人布衣以上五十人俱以翰林官分

補授內閣中書七人王方穀新城人朱鐘仁山人申維翰

周伯揚州人王嗣槐仲昭仁和人鄧漢儀孝威泰州人王昊惟夏太倉人孫枝蔚蔚人

未與試授中書者二人傅山青主太原人杜越紫峯定興人

康熙辛卯會試總裁為遂寧張天如鵬翔江右李穆

堂綏闇中去取惟李意所欲張特備員而已枚羅一

時名士而其間苞苴賄賂亦復不少禁中亦微聞之

故御製詩有黃霧埋沙四塞天今朝出榜正堪憐之句榜發後士子蜂聚毀李之外戶明日復聚毀其內寓李大怒入奏旨發刑部以不識姓名舉子結案終不株連一人李遂罷職發紫霞河効力聞當時為首者為海寧陳木初稹余舅氏行也李欲指名入奏存齋舅氏時掌兵科力與之角遂得不坐亦危矣哉

太倉王相國挾以廢東宮事觸聖怒跪午門外三日德清蔡宗伯升元姻也上章劾之指為東宮黨賴上聖明諭以此事非汝所宜言擲還其章蔡草疏時

室中几無故而行者三步迨奏畢歸卧夢同年生吳
總憲涵冠服如神切責其平生隱過且言上帝使我
降汝災以手板擊之曰去負痛驚寤則戶外大大作
趨出墮階傷肩即所擊處也賞邊侵刻數萬兩半為
灰燼先是相國事急其家人詣蔡求救閉戶不納是
夕蔡春詣王亦闔戶拒之明日蔡草章告哀 聖祖
仁皇帝隨覽隨笑閱竟還之而已

陳明暹者淳安之茶園人少業銀工邑有海公祠前
令瑞遺愛也偶來一茅山道士賣藥其中人未之信
有乞者以跛與之藥一夕步如飛始共神之有好事

者訪之不遇明暹獨徃道士故在也謂之曰與汝有
緣因出書一卷授之皆呼風禱雨以及占卜遊戲之
事盡得其術嚴州有漁戶某女絕明艷明暹計私之
以木棉花作狐狸狀吹氣入其舟此女即發狂疾醫
者不能愈父母憂之明暹因令人授意謂非已莫愈
也延之至即醒如常去即狂發不可制因留宿舟中
數夕而苟合焉已而有娠其女之夫家訴於官逮明
暹至刑詢之盡吐其實追書焚之杖配江北徒滿思
茅山甚近復徃尋道士及至適遇馬留宿復教之山
地水仙諸術時江南蔡珠者以謁選入都明暹隨之

東山雜抄卷三
至山左而資斧罄陳曰無憂也所餘止銀一錠因中分之書符其上朝用其半夕即飛還回環不盡宛然青蚨術也及抵都選得嚴州府大喜携陳歸盡去其故案而以術行焉水仙者尤靈異其法書符黃紙上而空其半隨所欲問共書其下不一人也不使知之設香案拜焚畢以水一碗覆以黑絹吹水成字或詩或排偶句俱驗辛卯春朗齋舅氏以闈中題詢首云瀟灑毛詩學問多舅氏固治詩也次云佛經之內好磋磨當時不喻及發題則子曰然有是言也一節其上為佛胖召并磨字俱題中所有先是外父與四七

兩舅氏俱未第外王父以諸子詢末云內中還有荀邊文則放哉舅氏名世倣也是科果中式有沈某以得子問諸云似妾還非妾與妾正相當金粟香飛處應須賦弄璋時方私一婢有娠後果產一子焉有張沔者問之云長弓乞丐在水旁則以姓名為謔後其人亦終不達其奇中多類此後以老病死近聞其子更有相墓異術

素庵相國既在本朝世祖章皇帝寵眷優渥而性頗忤刻為滿洲大臣所怒上亦稍疏之會太夫人七袞壽世祖御筆畫松竹賜之謂曰汝將自行祝

壽乎抑遣人乎實諭之歸也相國以遣子對上默
然後怒者益甚不得已安置瀋陽仍予大學士一品
俸銜許不久即召居既久因謀賜環命家人褚正陽
以黃金三百賂中官某令於上前道及後此閣以
他事籍沒事露為某御史以交結近侍叅奏遂草職
長流居遼久一日暮騎馬過山寺仰見其額題曰素
庵訝甚及入門一一如舊經歷中一室扁額已久啓
之見壁上所題詩即已舊作因恍然悟前生是此庵
僧也既歸怒忽不樂而卒相國沒夫人徐氏尚在戍
所聖祖仁皇帝行邊以囚婦迎駕上詢及之問

有子女否以孤身對上惻然憫之因罰修一城放
歸家人褚正陽家資百萬藉以竣功得歸老故籍云
夫人在戍所立願畫大士像一藏至今流傳東人爭
寶之先是夫人以無子女對而一子實先逃回一女
同居既而懼不得俱女曰無憂也一夕自縊而死同
時嘉興張某以科場事腰斬其妻某亦戍遼因拜徐
夫人為母聞徐將歸謀同返夫人云我以修城故得
赦汝安得此張曰易耳蓋張頗有色先與滿洲工部
侍郎某暱一日與狎乘間嚙其耳藏之以強姦囚婦
欲擊登聞鼓上訴侍郎大窘問所欲曰為我代修一

東坡雜抄卷三
城乞肯放歸乃已侍郎懼罪從之遂得歸至山右遇
相國姪司寇論時以公車北上遣人脩致殷勤聞司
寇少年喪偶遂有委禽之意抵都一日持眷弟帖來
拜及延入衣冠甚偉美少年也與談方悟司寇急送
之出閱一日復至則女粧甚艷凡三至或道粧或滿
扮司寇終不納最後送詩稿一帙名曰幽恨集後又
與一貴人狎益橫儼然自列縉紳持帖出入衙署後
遇江南某巡按碎其帖罵之曰不聞有雌鄉紳說事
者不爾將重究乃歸歸益放誕聞張入闈時其妻囑
以弟及發榜遺之而錄其妾之弟妻因大怒發其納

賄之籍遂陷大辟臨刑妻置酒高宴以為自首得免
然終以犯婦遣戍此亦人妖也後竟以壽終

古夫子亭雜錄辨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并丹已厭
嘗蔥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以為庾杲之事與元規何
涉按庾亮噉薤留白陶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可以
種出晉書本傳子厚未嘗誤用公豈忘之耶

謝法言言本朝乃以木爲器凡分爰之器
皆以木爲之因曰木器也



